



历史与理论

历史学十二讲

(增订本)



Douze leçons sur l'histoire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 (Antoine Prost) 著

王春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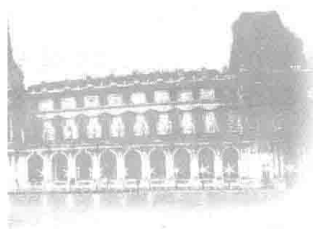
〔阿根廷〕石保罗 (Pablo A. Blitstein)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学十二讲

(增订本)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 著

王春华 译

〔阿根廷〕石保罗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7 - 53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十二讲/(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一增订本.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9

(历史与理论)

ISBN 978-7-301-29461-1

I. ①历… II. ①安…②王… III. ①史学—基本知识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8165号

Douze leçons sur l'histoire

Antoine Prost

© Éditions du Seuil, 1996 et 2010

- 书 名 历史学十二讲(增订本)
LISHI XUE SHI' ER JIANG (ZENG DING BEN)
- 著作责任者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 著 王春华 译
- 责任编辑 陈 甜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461-1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szs@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880毫米×1230毫米 A5 13.125印张 309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2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讲 19—20 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历史学	7
第二讲 历史学家这份职业	29
第三讲 事实与历史考证	52
第四讲 历史学家的问题	78
第五讲 历史学的时间	102
第六讲 概 念	127
第七讲 作为理解的历史学	148
第八讲 想象与归因	174
第九讲 社会学模式	194
第十讲 社会史	218
第十一讲 情节化与叙事性	242
第十二讲 历史学是写出来的	268
结 语 历史学的真相与社会职能	289

新版增补说明	315
附录一 历史、真相、方法	
——历史学的论证结构	316
附录二 历史学如何造就历史学家	337
书目指南	354
索 引	390
译后记	405

引用文献目录

第一讲

- 维克多·迪律伊大纲中的几个题目 16

第二讲

- 皮埃尔·布迪厄 | 历史学场域的组织 47

第三讲

- 马克·布洛赫 | 献给页下注的颂歌 55
夏尔·瑟诺博司 | 考证是与天性相反的 63
夏尔·瑟诺博司 | 没有历史学事实是不带立足点的 66
保罗·拉孔布 | 无假设,则无观察 74

第四讲

-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 | 历史地提问 80
吕西安·费弗尔 | 一切皆可是资料 81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 | 一切皆可作史料 84
亨利-伊雷内·马罗 | 澄清历史学家好奇心的缘由 98
朱尔·米什莱 | 我的书创造了我…… 99

第五讲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没有日期,就没有历史学 102
赖因哈特·科泽勒克 | 预言和预测 114

马克·布洛赫 | 每种现象的分期 121

费尔南·布罗代尔 | 三种时间 123

第六讲

赖因哈特·科泽勒克 | 两个层面的概念 128

马克斯·韦伯 | 理想型是一种思想表格 136

皮埃尔·布迪厄 | 用历史学的钳子夹取概念 144

第七讲

吕西安·费弗尔 | 人们,历史学唯一的对象 151

马克·布洛赫 | 历史学家,像是传说中的
吃人妖魔…… 152

吕西安·费弗尔 | “亲历历史” 154

安托万·库尔诺 | 一局国际象棋象征着历史 158

威廉·狄尔泰 | 亲身经验与实在 161

亨利-伊雷内·马罗 | 作为倾听的历史学 166

亨利-伊雷内·马罗 | 作为友情的历史理解 167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 | 除了被思考的
东西之外别无历史 171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 | 对自我的认识与
对人类世界事务的认识 172

第八讲

夏尔·瑟诺博司 | 不得不想象…… 174

保罗·拉孔布 | 从偶然到确定 179

保罗·拉孔布 | 历史学中想象的经验 183

雷蒙·阿隆 | 衡量原因…… 184

保罗·利科 | 尊重事件的不确定 190

亨利-伊雷内·马罗 理论先于历史	193
第九讲	
夏尔·瑟诺博司 没有音乐,就不研究舞蹈	195
埃米尔·涂尔干 比较法	200
第十讲	
弗朗索瓦·基佐 资产阶级与阶级斗争	220
卡尔·马克思 我既没有发现阶级, 也没有发现阶级斗争	232
弗朗索瓦·多斯 新史学话语	238
第十一讲	
保罗·韦纳 历史学是对真实事件的叙事	253
海登·怀特 事先的预设	265
第十二讲	
克日什托夫·波米安 历史叙事	268
米歇尔·德·塞尔多 一种教学的话语	274
米歇尔·德·塞尔多 作为对于他者的 知识的历史学	276
雅克·朗西埃 话语体系中的叙述	282
雅克·朗西埃 知道从事的是哪种文学	284
结 语	
夏尔·瑟诺博司 为什么必须教历史学	302
皮埃尔·诺拉 记忆与历史学	306
吕西安·费弗尔 历史学,遗忘,生与死	308
卡尔·贝克尔 历史学家的声音就是普通人的声音	311

导 论

如果历史学真如我在本书中试图表明的那样,取决于书写历史者 7
在社会与体制中所处的位置,那么,对我的这些思考产生于何种背景之中不做一番交代的话就说过去了。本书源于我教的一门课程,给它起“历史学十二讲”这个名字是名副其实的。

和许多其他大学一样,在我任教的大学里,历史系学生也要上一门历史书写或者说认识论的课,其目的是要通过种种方法使学生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人们自称在研究历史时的所作所为。这门课本身也有着长达百年的传统: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和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都曾讲过这门课,在此之前,是夏尔-维克多·朗格卢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和夏尔·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于1896—1897年度在索邦大学首次开这门课,其授课内容在1897年付梓刊行,书名为《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1〕},其实我这本书若是取这个名字也非常合适。

然而,上述传统却是脆弱的、受到威胁的。直到1980年代末,对历史学进行方法论上的反思在法国都被认为毫无用处。诚然,也有一些

〔1〕 相关著作的完整信息参见书目指南部分,脚注中不再说明,否则冗长累赘,于读者无益。(此书有李思纯中译本,《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译注)

历史学家对史学史感兴趣,譬如卡博内尔(CH. -O. Carbonell)、多斯(F. Dosse)、阿尔托格(F. Hartog)、迪穆兰(O. Dumoulin)等人,但即使是他们也把认识论方面的反思工作留给哲学家(雷蒙·阿隆[R. Aron]、保罗·利科[P. Ricœur])去做。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如今能在书店里买到的那几本综论性著作全都缘起于域外:勒高夫(J. Le Goff)的《历史与记忆》(*Histoire et Mémoire*)最早以意大利文出版,爱德华·卡尔(E. Carr)的教材^[2]源于其在剑桥大学乔治·麦考莱·屈维廉讲座的讲演,而那本依然十分出色的小书《论历史认识》(*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也同样是马罗(H. -I. Marrou)在鲁汶大学任红衣主教梅西耶讲座教授时的授课记录。像勒高夫和诺拉(P. Nora)一样,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 Braudel)、勒华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傅勒(F. Furet)和肖尼(P. Chaunu)也曾组织出版许多论文集或集体撰写的著作,但试图对历史学家这份职业予以说明解释的,却仍只有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那不幸未能完成的《为历史学辩护》(*Apologie pour l'histoire*)一本书而已。

出现这样的情况,乃是法国历史学家有意为之:他们一直都很少在普遍层面上进行思考。对费弗尔(L. Febvre)来说,“哲学探讨”是“大错特错”。^[3]他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所做的首场讲座中讲到,历史学家“不太需要哲学”。他援引贝玑的“冷嘲热讽”来支持自己的说法:

[2] 指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一书。——译注

[3] 见费弗尔给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一书所作书评,初发表于《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LXII, 1949),后收录于《为历史学战斗》(*Combats pour l'histoire*, 第 419—438 页):“人们绝不会指责作者进行哲学探讨——此处我们不要被误导,历史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大错特错了。”(第 433 页)

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通常不考虑历史学的局限与条件;他们这样做大概是正确的;还是各司其职的好;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在开始研究历史时最好不要那么好高骛远;否则将永远一事无成!〔4〕

这里不仅仅是分工的问题。许多历史学家即使时间充裕也不会对其学科进行系统反思。阿里耶斯认为,拒绝对历史学进行哲学思考,这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自负”:

对哲学思考视而不见,或者毫不在意地将之撇在一边,认为这是业余爱好者能力不足而空谈理论;技术专家的自负让人无法忍受,他一直窝在自己的技术里面,从来都没想过要从外部来看看这种技术!〔5〕

这种说法是言之有据的。利科阅读了大量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 9但他不必对他们手下留情,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点儿“阴险”地引用了肖尼的话:

认识论是一种应该坚决予以抵制的诱惑……最多也只能由一些顶尖人物去研究——无论如何,我们不是,也不该自以为是这种顶尖人物——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此种卡普阿病〔6〕的危险诱惑,从

〔4〕 贝玑:《论现代历史学与社会学中的既成事实》(Charles Péguy, *De la situation faite à l'histoire et à la sociologie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3e Cahier, 8e série), 参见费弗尔:《为历史学战斗》,第3—17页。引语见第4页。

〔5〕 阿里耶斯:《历史学的时间》(Philippe Ariès, *Le Temps de l'histoire*), 第216页。

〔6〕 卡普阿病(morbide Capoue);这里大概是化用了“les délices de Capoue”(卡普阿的快乐)一语。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击败罗马军队之后,将卡普阿作为自己的冬季宿营地,李维等史家认为汉尼拔的军队在此期间军纪松弛,丧失斗志,“les délices de Capoue”由此专指使人精神萎靡、不思进取的逸乐。——译注

而更好地保护正在构建知识的身强体壮的工匠——这才是我们唯一应有的头衔。〔7〕

因为法国的历史学家常常就是这样一副朴实工匠的模样。如果给法国的历史学家拍张全家福的话,会是这样一幅情景:他们在自己的作坊里摆好姿势,竭力让自己看上去是经过漫长学徒期训练之后技艺娴熟的手艺人。他们赞赏精心打造的作品,更看重手法技艺而不是理论,在他们看来,做社会学研究的同行正是被那些百无一用的理论所困扰。大多数法国历史学家不会在著作的开头部分就界定其使用的概念和解释框架,而在他们的德国同行看来,这却是必不可少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对历史学进行系统反思是自大的,也是危险的:领袖群伦的企图与他们的谦逊格格不入(即使这谦逊是装出来的),更何况这还会招致同行不友善的批评,他们可不想给同行留下好为人师的印象。认识论上的反思看来有损于行会中“师傅”之间的平等地位。于是,不进行反思既可节省时间,又能免遭同侪批评。

幸好,这种态度正在改变。在《综合杂志》(*Revue de synthèse*)之类的老牌期刊和《起源》(*Genèse*)之类较年轻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比以前更注重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年鉴》(*Annales*)在创刊60周年的时候也进行了一次反思,自此之后,这种反思就一直没有断过。

的确,历史学家所处的局势(*conjoncture*)已经改变了。过去,所有的法国历史学家都为自己或多或少算是年鉴学派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据说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对年鉴学派青眼有加),而现在,这种优越感不仅让人生厌,而且实在是站不住脚。法国的历史书写破裂了,有三

〔7〕 保罗·利科:《时间与叙事》(*Temps et Récit*),第一卷,第171页。

种探究动摇了它原先的确定性。从此以后,进行综合的尝试看来就是幻想,注定失败;现在是微观史学,是主题无限丰富的专题著作大行其道的时候了。在将史学归入文学的主观主义的打击之下,瑟诺博司和西米安(Simiand)的科学抱负(尽管二者也不尽相同)已是风中残烛;表象(représentation)盖过了事实。最后,布罗代尔以及那些倡导一种吸纳摄取其他所有社会科学的总体史的人的统一大业遇到了信任危机:由于不断地借用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的问题、概念和方法,今日的历史学面临着发人深省的身份危机。总之,多斯给其著作所取的名字是有道理的:今日的历史学“裂成了碎片”。〔8〕

在这种新背景之下,一本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书绝不是一份学派宣言,不是秉持某种理论立场来对不同的史学著作横加褒贬,党同伐异。它为一种所有历史学家都参与其间的共同反思做出贡献。将自认为在做的与实际上所做的加以比照,这是今日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回避的工作。

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反思基于一门面向本科生的课程。这门课我很愉快地上过好几轮。在我看来,这门课所回应的是一种期盼,甚至是一种渴求。所以我决定将课程讲义誊清,配上脚注和参考书目,使之更为精准详细,于本书读者更加方便。显然,这样做也有其负累:某些知识是历史学圈内人熟知的,例如朗格卢瓦和瑟诺博司所说的历史考证,又如布罗代尔提出的三种历史时间,这些本来可以不用赘述,但本书读者有权获得详尽的信息。另外,行文理应清楚明晰,因此

〔8〕 指多斯所著 *L'Histoire en miettes: Des Annales à la «nouvelle histoire»* 一书,中译本见《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有些课堂上的俏皮话以及所有枝蔓之处都被我删去了。

- 11 和所有教师一样,我这门课自然也是基于他人的思考之上。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我感到由衷的快乐,这些人当中法国的有拉孔布(Lacombe)、瑟诺博司、西米安、布洛赫、费弗尔、马罗,国外的有柯林武德(Collingwood)、科泽勒克(Koselleck)、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韦伯(Weber)等等,此处无法一一罗列。我希望能与读者分享这种阅读的快乐,于是引用了不少他们的文字,并将之整合到我自己的文章中,这么做也是因为在我看来,别人说过的(或是说得生动活泼,或是说得风趣幽默,但都说得贴切到位),我鹦鹉学舌似地再说一遍徒劳无益。因此我请读者不要跳过引文直奔结论:这些引文常常构成推理的关键步骤。

我们明白,本书既不是自负的宣言,也不是漂亮的随笔:它只是谦逊的反思,但愿它于读者有益。而这在我看来已经是很大的抱负了。在作坊里向学徒传授手艺,这是法国历史学家所珍视的角色,本书也是去重新获取这个角色的方式之一……

第一讲 19—20 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历史学^[1]

13

历史学,乃是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

被称之为“历史学”的这门学科并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实质,不是柏拉图式的理念。它本身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换言之,历史学处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它由那些自称是、而且也被承认是历史学家的人们所负载,被各界公众作为历史学来接受。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sub specie aeternitatis*)、其特质历久而不变的大写历史学,却有着被某个时代的人们一致认为是历史学的各式各样的作品。这意味着历史学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然后才如它自以为是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是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科。

以上论断可以让想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放心了;因为这种反思实际上是让历史学家去做他早就驾轻就熟的事情:研究一个职业群体,研究这个群体的行为及其演变。由历史学家组成的群体以传统为指归,他们形成诸多学派,同时也承认构成其共同技艺的那些行规,遵循某种职业操守,举行吸纳或是开除成员的仪式。自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人们(有男有女)实际上是由对这一共同体的归属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为饶有兴味地阅读、倾听和讨论其作品的公众而

[1] 在法语中,“histoire”兼有“历史”与“历史学”两重含义,译者在译文中尽量予以区分,惟请读者注意,在原文中这两重意思未必处处都能分得那么清楚。——译注

研究历史。诚然,他们也被好奇心、对真相的执着以及对科学的崇拜所驱动,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承认以及他们的收入都要依靠这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给予他们某种地位与报酬。要成为历史学家,得同时获得同行与社会两方面的承认。

- 14 因此,历史学家的史学话语本身也从属于与之密不可分的社会史与文化史。在阅读某个时代或某个学派的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的著作时,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第一个是其文本所界定的历史这一概念,第二个是这一历史概念所处的背景,我们要破解历史学家的方法论,从中抽取出多重蕴义。以朗格卢瓦和瑟诺博司那本著名的《历史研究导论》为例,从第一个层面看,它是一种方法论,其对各种历史考证的分析本身就自有其意义。从第二个层面来看,它是一种知识甚至政治背景的反映,当时贝尔纳^[2]式的实验科学大行其道,涂尔干社会学也是在此时出现,它想要将严格的实验方法运用于社会现象,这从根本上对历史学成为科学的抱负构成威胁。

于是,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们——我在此书中也无法避免这共同的命运——为了确立自身的地位,不得不既要比照同学科的前辈与同人,也要比照相邻的科学团体,历史学与这些团体为了争夺科学领域同时也是为了争夺社会领域的控制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此外,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们既应考察社会整体,也应考察他们所针对的社会中的某些部分,他们的研究对某些部分有意义,对另一些则没有。这是因为,历史学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然后才是一种科学实践,说得更准确些,历史学在科学上的鹄的同时也是其在一个

[2] 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实验医学的奠基者。——译注

特定社会中有所秉持与获得意义的手段,历史学的认识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历史。在这方面,法国的情况非常典型。

一 历史在法国的地位:得天独厚

在法国文化与法国社会中,历史所占的地位非同凡响。它在法国政治话语和新闻评论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它在法国所享有的声誉也是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历史是进行任何思考时必备的参照,是不可或缺的视角。曾有人说它是一种“法兰西激情”^{〔3〕};或许,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种民族怪癖。

我们来看看书店里的景象。比之国外,法国有更多面向大众的历史类丛书。不光是大学出版社和专业出版社,连那些最有分量的出版社也对历史感兴趣。无论是阿歇特(Hachette)、伽里玛(Gallimard)、法亚尔(Fayard)、瑟伊(Le Seuil)和普隆(Plon),还是弗拉马里翁(Flammarion)、奥比耶—蒙田(Aubier-Montaigne),都有一套或多套历史类丛书。其中颇有几套大获成功,如法亚尔出版的传记,另外有些书,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大概已经卖出20多万本。^{〔4〕}同样,车站报亭里的历史类书刊也广受欢迎,如《历史之镜》(*Le*

〔3〕 菲利普·儒达尔:《一种法兰西激情:历史》(Philippe Joutard, *une passion française: l'histoire*)。儒达尔追溯至16世纪时民族记忆的形成,他把所有历史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本书的分析与之不同,我们将历史教学摆在首位,并且主要关注上述民族记忆体制化过程中法国大革命及19世纪这个时段。

〔4〕 据出版社方面说,截至1989年1月,《蒙塔尤》已发行188540本。乔治·杜比的《大教堂时代》(Georges Duby, *Le Temps des cathédrales*)已发行75500本。参见菲利普·卡拉尔:《新史学的诗学》(Philippe Carrard, *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第136页。